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金屋夢

第一回 生前造孽好色貪財 死後報應孤兒寡婦

金谷園中春草生，當年池館一時平。何來乳燕尋華屋，似有流鶯喚畫楹。 客散聲歌明月下，兵殘磔瓦野煙橫。秦宮漢闕皆成土，流水年年不住聲。

芙蓉脂肉綠雲鬟，泣雨傷春翠黛殘。歌管樓台人寂寂，山川龍戰血漫漫。

千年別恨調琴懶，幾許幽情慾話難。回首舊游真似夢，寒潮惟帶夕陽還。

話說《金瓶梅》一部小說，原是替世人說法，畫出那貪色圖財、縱欲喪身、宣淫現報的一幅行樂圖。說這人生機巧心術，只為貪圖財色，猛上心來，就毒殺他人，奸娶他的美婦，暗得他的家私，好不利害。白手起家，倚財仗勢，得官生子。食的是珍饈，穿的是錦繡，門客逢迎，婢妾歌舞，攀高接貴，交結權門，花園田宅，極盡一時之盛世也。不過一場春夢，化作烈火燒身，不免促壽夭亡。富貴繁華，真是風燈石火。細想起來，金銀財物，妻妾田宅，是帶不去的。

若是西門慶做個田舍翁，安分的良民，享著幾畝的良田，守著一個老妻，隨分度日，活到古稀善病而終，省了多少心機，享了多少安樂。只因眾生妄想，結成世界，生下一點色身，就是蠅子見血，眾蟻逐。見了財色二字，拼命亡身，活佛也勸不回頭，沒一個好漢跳得出閻羅之網。倒把這西門大官人，像拜成師父一般，看到翡翠軒、葡萄架一折，就要動火；看到加官生子、煙火樓台、花團錦簇、歌舞淫奢，也就不顧那髓竭腎裂、油盡燈枯之病。反說是及時行樂，把那寡婦哭新墳，春梅游故館一段冷落炎涼光景，看做平常。救不吝那貪淫的色膽，縱欲的狂心。

少年子弟買了一部，看到淫聲邪語，助起興來，只恨那胡僧藥不得到手，照樣做起。把這做書的一片苦心，變成拔舌地獄，真是一番罪案。我今為眾生設法，就把這《金瓶梅》緊接一百回編起，使看書的人，知道西門大官人不是好學的，借此引入獻出良心，把那淫膽貪謀，一場冰冷。使他如雪入洪爐，不點自化，豈不是講哲學的機鋒，說佛法的捧喝。

閒話休題，且講正傳。話說《金瓶梅》一百回終，內說西門慶死後，生子孝哥，與吳月娘度日，家業凋零，群妾離散。金蓮、春梅皆因好色，不得其死。過不得一二年，家人小廝逃的逃，十人中存不得一二個。生意買賣漸漸不能如前，折的折，竟一文也沒得進門。檢點家計，有如秋葉之落，又如春雪之消，不是動人嘲笑，就是惹人談論。

到了欽宗靖康十三年間，遇著金兵大人中原，把汴京圍了，擄掠金銀子女無算。講了和盟回去，不消一年，傾國又來。那時山東河北地方，俱是番兵，把周守備殺了，濟南府破了。清河縣地方，去臨清不遠，富庶繁華，番兵土賊一齊而起。那些膽小的早逃的逃躲的躲，紛紛不絕。

玳安打探得知，只得報與吳月娘知道，吳月娘聽得，直嚇得如癡如呆，連話都說不出來。欲待隨眾躲避，偌大的房屋家計，卻叫誰人看管；欲要守定不逃，又恐怕倉促中被金兵擄去，豈不出丑。我便拚著一死，又想這三四歲的兒子一旦也遭屠戮，便要絕了西門大官人之後，倒不如棄了家計，且留得母子性命再作區處。算計定了，便叫玳安將家中房屋，該封的封，該鎖的鎖，且遮掩一時。又在家捱了一日，見信息越緊，人家逃躲的絡繹不絕，便按納不定，只得叫小玉抱著孝哥，玳安拿著盤纏並隨身行李，相伴出門。

這吳月娘從來出門，俱是乘轎，用雙僕跟隨，何曾自走一步，今見事急，只得步走。但走便走，終是不慣，見了人未免退縮縮，才走得三五步，剛轉得一個彎，不提防一陣人亂烘烘衝將來，口裡只說不好了，金兵已在後面了。

月娘吃了一驚，便顧不得好歹，只跟定小玉，抱著孝哥往前急走。及走得出城，心才放些，再回頭看時，早不知玳安是在哪裡衝散，竟不見來了。欲待找尋，又不敢復入城中；若要等待，又怕撞著金兵，沒奈何，只得隨著眾人，一步一步往前走去。走了二三里路，忽遇見一個大寺，問人說是永福寺。眾人就有坐在寺門前歇息的，也有進寺去躲藏的。

吳月娘此時已走不動，只得也走進寺裡來，看看光景。說也奇怪，不期這永福寺的僧人，蓋造大殿時，西門大官人曾舍了五十兩佈施，時常送盒盤來走動，一向認得吳月娘。今日忽見了，雖知大官人已死，卻曉得吳月娘還是富室，不敢怠慢，只得慇懃款待，留他在一間淨室裡存身。

吳月娘到了此時，便是受恩深重，喜出望外，也算得他鄉遇故知了。不料躲不得一二日，金兵到來信息一發緊了，這永福寺僧人，雖說是個和尚，卻身邊有些積蓄，也怕有失，便顧不得吳月娘死活，竟趁著黑夜，悄悄躲往遠山破寺去了。

到了次日，吳月娘起來，只見躲難婦人越發多了，這幾個和尚早已形影不見。那寺外往來兵馬，一日何止過去三五千，幸喜各去攻城，不入寺中搜覓。

月娘便躲在寺裡，只嚇得膽驚心慌。小玉抱孝哥在懷中，見娘驚慌，也只是哭泣。躲了十餘日，眼見得金兵搶過兗東一帶地方，撤回汴梁大寨，圍困京城去了。真是殺得這百姓屍山血海，倒街臥巷，不計其數。

大凡行兵的法度，殺的人多了，俘擄不盡，將這死屍堆堆在一處，如山一般，謂之「京」觀，誇他用兵有威震敵國之膽，這是古今行兵通例。這金兵不知殺了幾百萬人民，築成「京觀」十餘座而去。但見：

屍橫血浸，鬼哭神號。雲黯黯黑氣迷天，不見晨辰日月；風慘慘黃沙揚地，那辨南北東西。佳人紅袖泣，盡歸胡馬抱琵琶，王子白衣行，潛向空山薊荊棘。覓子尋爺，猛回頭肉分腸斷；拖男領女，霎時節星散雲飛。半夜裡青磷火走，無頭鬼自覓骷髏；白日間黑狗食人，有嘴烏爭腸肺。野村盡是蓬蒿，但聞鬼哭；空城全無雞犬，不見煙生。

不止一日，那些逃難婦女和吳月娘俱白日藏在佛座經櫃底下，夜間在香積廚取些剩米就佛前香點起火來，做些稀粥吃了，天未明，依舊又躲伏在黑暗裡。後來金兵過盡，漸漸有人行走，那些婦女們各自回家。也有找覓兒女的，也有在死屍身傍找覓丈夫的，俱各去訖不提。

止剩月娘領著小玉，抱著孝哥，不敢回城。指望遇著熟人，問城裡信息，才敢回去。到夜間烏黑黑的一個大空寺，只剩得他兩個婦女一個孩子藏在裡面。孤孤淒淒，好不苦惱。

那日正是七月七日牛郎織女鵲橋相會之夕，唐明皇與楊貴妃，在長生殿夜半人無私語，生生世世願為夫婦之辰。吳月娘和小玉，藏在東廊盡頭一間伽藍殿座下，鋪些乾草，和衣而寢。恰有三更時候，只見月色沉陰，佛燈隱隱，遠遠聽得野外好似鬼哭之聲，啾啾唧唧來的漸近，嚇得月娘忙推小玉，只是不醒。又見幾個梟鳥，在殿脊鴟尾上，叫一陣嘯一陣，亂飛一陣。叫的月色無光，陰氣逼人，好生害怕。

嚇得吳月娘呆了，不敢出聲，悽悽惶惶似睡非睡，隱隱見有一鬼，頭戴長枷，腰纏鐵索，像是西門慶；一鬼眉彎雙月，項鎖長繩，慳慳病瘦，嬌態堪憐，像是李瓶兒；又有一鬼，披髮遮面，血流滿胸，像是潘金蓮被人殺死時的光景；又有一鬼，濃妝粉面，裸體赤身，嬌聲宛轉，雙眉顰蹙，像是春梅姐貪欲失陰而死的光景。

忽然雞叫一聲，眾鬼嚎啕痛哭而去，不見蹤影。月娘一覺醒來，驚的渾身都是冷汗。那時有四更天氣，萬籟無聲，一輪明月，正照中天，月娘在睡夢中看得明明白白，真是奇怪。不一時，孝哥醒了，忙叫小玉起來，坐到天明，早有那些逃難的百姓來到寺中找尋妻子。

恰好玳安前日因被賊趕散，躲在王昭宣府家冰窖裡，藏了幾日，不敢出來。因兵退了，各處尋覓不見，聽得永福寺，躲的婦女甚多，同眾人一路尋來，遇見他妻子小玉和月娘母子，大家歡喜不盡，便商量回家。仍叫小玉抱著孝哥，走進城來，到得城一看，好不驚恐。

但見城門燒燬，垛口堆平。一堆堆白骨露屍骸，幾處處朱門成灰燼。三街六巷，不見親戚故舊往來；十室九空，那有雞犬人煙燈火。庭堂倒塌屏何在，寢房燒床榻無存。後花園下見人頭，廚屋灶前堆馬糞。

月娘進得城來，四下觀看。見那城郭非故，瓦礫堆滿，道旁死屍半掩半露。到了自家門首，獅子街開當店的門面，全不認得了。大門燒了，直至廳前，廈簷廊下，剩了些破椅折桌，俱是燒去半截。走到儀門裡上房門外，雖沒燒壞，門窗已盡行折去。廚房前，馬糞有半尺深。

月娘又驚又慟，正待放聲大哭。卻好作怪，只見一個老媽媽，從他五娘潘金蓮院子出來，蓬頭垢面，身上又無布裙，倒把月娘嚇了一跳。你道是誰，原來亂後逃生的男婦回來，搶拾這大人家的金銀財物無主傢伙，多有以此起家的。

月娘忙問道：「你是誰？」那老媽媽也不答應，只見他眼中垂淚，嗚嗚的哭將起來。月娘上前細看，才認的是老馮，原是西門慶家慣走的馬泊六，李瓶兒的舊人。他知西門老爺家富貴多財，有埋在宅裡的，他日日來搜尋，不想遇見月娘回家。

老馮道：「我的奶奶，你在那裡躲來，叫我尋了好幾日，那裡沒尋到。」又看著孝哥道：「這還是過世老爺的積德，人家好兒好女拆散了多少，恁娘兒們這樣團圓來家，也是你老人家一生行好，沒傷天理。」說著就去小玉懷裡接過孝哥來抱，那孝哥餓了半日，哭著要吃飯。一時鍋灶俱無，哪裡討米去，老馮去腰裡取出一個火燒餅餠來，遞與孝哥，就不哭了。看著月娘道：「這還是我兵來時帶的乾糧，沒吃了。這幾日，都在人家宅子裡，尋剩下的米吃，才剩了這一下。」

一面說著話，月娘走的乏了，都在破屋石台基上坐下，問這人家誰死誰存的信，好不悲傷。老馮又說他在養濟院裡，親眼見吳大舅被兵殺了，他一家被擄。月娘聽了，大哭一場。老馮又說：「還有許多全了命的，還虧大營催得緊，只在城裡紮了三日營，沒大搜尋。這些燒燬的，都是兵去了，城裡土賊發的火，好搶財物。如今聽得番兵破了東京，不久還要回來臨清駐札，咱這裡怎生躲得住。」

一句話嚇得月娘面色如土，忙和玳安商議，這破宅子如何宿得，又無處安身，到不如還往城外買的喬千戶家莊上，有破草屋，且住這一夜，明日再作商議。就看著老馮說道：「你老人家無兒無女，在城裡也不是久住的，肯常和俺娘兒們做伴也好。」老馮道：「我的奶奶，說的哪裡話，受的你老人家恩還少哩，我的兩口屋也是燒了，脫不了也是這裡一宿那裡一宿的，我跟你老人家，還是舊人。就有甚麼東西帶不了的，我替你帶在身上，還放心些。」一行說著，大家走出城來。

那時日色平西，秋天漸短，及至走到莊上，日已落山。來安和他媳婦，聽見月娘到了，慌忙接進屋裡坐下。

月娘見三間草屋，一扇單門，土炕上支了鍋灶。倒有兩間堆滿稻柴，小玉在窗外一瞧，見有許多大包袱，俱藏在床底下、柴堆裡，亂蓬蓬放著，也不言語。

月娘見天色晚了，又沒燈油，大家忍饑安歇，只落得一條單被。虧了玳安向鄰舍老王家借了半升米，胡亂做些稀粥，月娘孝哥各吃了半碗，就睡在炕上。小玉和老馮在炕前打鋪不提。玳安、來安俱在隔壁尋宿。

原來這來安，從小做家人，就不學好，後來西門慶死了，見來保盜財物出去了，也就欺心尋事，終日吵鬧，把當舖賁四家衣裳偷了，被月娘逐出在莊上居住。今日見月娘失勢，來此逃荒，就生了個不良的心，要乘機劫他的財物；又見月娘空身，並無包裹，未知身邊有無，不敢動手。他那裡包裹，俱是乘著兵亂，和土賊過街老鼠張三、草裡蛇劉四、鐵指甲楊七一伙強盜結了十兄弟，先到西門慶家，把月娘埋的衣服首飾，盡行掘出。又各處地下掘了幾個大坑，不見金銀，此心不死。

這夜間和玳安睡在隔壁，用話試探，說眼見的這清和縣住不得了，當初過世的老頭兒也積成個大過活，如今俱便宜外人去了，撇下這寡婦孤兒，咱們領著東奔西躲，一個盤費也沒了，難道這些家私，地上的沒了，地下的也沒有？你我還立個主意，和這寡婦說個明白，拿出來防身，救他母子性命。他婦道家不知好歹，一時間番兵回來，大家逃命，撇在空宅子裡，也是瞎賬。

這玳安是個好人，也就信了，明日使小玉把這些話一一和月娘說了。月娘待要不聽，如今這個身子，又無親戚兄弟，隨著他們逃躲，就不取出銀子來，也是枉然，知道大亂了回家不回家。

次日天明，就叫玳安來安跟隨著，和小玉進城，只留下老馮看守孝哥。一行人到了城，已是己牌時候。來安先尋了一把鋤、一把斧、一個大皮匣在身邊，不一時，到了宅中，在上房床後樓梯下，找那埋的衣服首飾，已被人盡情掘去，兩個大坑，倒有一尺深。月娘只叫得苦。來安在旁冷笑，又走到翡翠軒東山洞裡邊，掘起太湖石。下埋著一個瓷罈，上蓋鐵犁一面，內藏著赤灼灼、白燦燦、黃烘烘好妙東西，不知是什麼物件。正是：

眾生腦髓，萬民脂膏。得之者生；排金門，入紫闈，布衣平步上青天；失之者死；遭鞭撻，受饑寒，烈士含冤埋溝壑。福來時如川之至，運去時無翼而飛。才人金盡，杜子美空歎一文錢；國土囊空，淮陰侯難消三日餓。呼不來，揮不去，中藏著消息盈虛；滿招損，樂招災，更伏下盜賊劫殺。

月娘取出一窖金銀黃白之物，約有一千餘金，喜的玳安、來安手忙腳亂。一半放在匣內，用被包了，盛不盡的，二人解下腰間搭包，裝起停當，先出城去等候。

月娘與小玉又到佛堂裡銅佛座下，取出一串胡珠，一百單八顆，是西門慶得的花子虛家過世老公公原在廣東欽差買珠得來的，悄悄收在身邊，縫入貼身衣內，慢慢出宅，尋舊路回莊。及至到了莊上，天色晚了，老馮抱著孝哥接進屋去不提。

卻說玳安、來安得了金銀，忙忙奔出城來，路上來安和玳安商議道：「這些財帛，活該是我們的，你我平分一半，多少留些給這寡婦也就夠了。不然，他拿這些東西敢自家過活不成，遇著那沒良心的，連他母子性命還不保。這財帛也是別人的。」

玳安聽了只不答應。又走了一二里路，來安就站在路旁小解，樹下歇息，玳安也就不走，只見後面一個人，拿著一條桿棒，牽著一個大黃狗，大踏步趕將來，叫聲：「老哥你們走的好快，等等我同一步也好。」

玳安二人站住了腳，原來認的是提刑衙門裡弓兵張小橋。大家拱了拱手，說道：「好驚恐，你們在那裡躲來？」玳安笑道：「彼此造化，又重相見了。」張小橋見他二人走的慌，又背著個匣子，破被包著，只說是城裡搶的物件，問是甚麼東西，玳安便道：「空宅子裡，還有些破衣破貨，拾將出來使用。亂后土賊搶了幾次，連人家地皮都捲去了，還有什麼好東西呢？」

說著話，走了一里多路，張小橋在西村分路，來安趕上路旁，附耳說了許多話，張小橋笑嘻嘻的去了，這二人才回莊上。來安推走不動，坐一會，才走一會，到了莊上，天已昏黑。月娘見二人不到，正在納悶。二人到了，一塊石頭方才落地。來安要把匣子放在間壁，玳安不肯，只得將匣子放在床下，用些破棉花、破甕、破席片暫時遮蓋，再作商議。那些零碎銀子，約有二百餘兩，二人上了腰的，月娘也不提。只說你們帶的東西，各人帶著罷，少不得大家同過日子，看著過世老爺恩養一場，只撇下這點骨血，也只在恁各人的心上罷了。說著不覺悽惶淚下，那老馮也來說些好話。

是夜晚景，便與昨日不同。買些燈油，來安媳婦，也殺了一隻雞，做的粳米飯，大家吃了一飽。來安自去村裡，取了二斤燒酒，把玳安哄個大醉，大家睡去不提。只因這一睡，有分教：驚飛鳥鵲方才定，暗伏豺狼又逞凶。